

朔方道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二 記序

記序

承天寺碑記

宋 羊

夏國皇太后新建承天寺瘞佛頂骨舍利軌原夫覺皇應迹月涵衆水
之中聖教滂輝星列周天之上蓋 磨什鈍道澄圖常表至化以隨
機顯洪慈而濟物縱經塵刼愈自彰形崇寶刹則歸亘古今嚴梵福則
靡分遐邇我國家纂隆不構鋟啓中興雄鎮金方恢拓河右皇太后承
天顧命冊制臨軒釐萬物以緝綏儼百官而承式今上皇帝幼登宸極
夙秉帝圖分四葉之重光契三靈而春祐粵以潛龍震位受命冊封當

紹聖之慶基乃繼天之勝地大崇精舍中立浮圖保聖壽以無疆俾宗
祧而延永天祐紀歷歲在攝提季春念五日壬子建塔之晨崇基壘於
礮趺峻級增乎瓴甓金棺銀椁瘞其下佛頂舍利闕其中至哉陳有作
之因仰金仙之垂範無邊之福祉符之欽崇日明奉作之
綸言獲揚聖果虔抽鄙思謹爲銘曰銘辭剝落不辨又萃舍利碣銘夏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臣張陟奉制撰臣聞如來降兜率天宮
寄迦維衛國剖諸母脅生靈踰彼玉城學多瑞氣甫及半紀頗驗
成功行教衍之年入涅槃仲春之月舍利麗黃金之色齒牙宣白
玉之光依歸者雲屯供養者雨集其來尚矣無得稱焉我聖文英武崇
仁至孝皇帝陛下敏辯邁唐堯英雄漢祖欽崇佛道撰述蕃文柰苑
蓮宮悉心修飾金乘寶界合掌護持是致東土名流西天達士進舍利

一百五十畧並中指骨一節獻佛手一枝及頂骨一方鑿以銀榔金棺
鐵甲石櫃衣以寶物以毗沙下通掘地之泉上構連雲之塔香花永
金石周陳所願者保佑邦家并南山之堅固維持嗣同春葛之延
長百僚齊奉主之誠萬姓等安家之懇邊塞之干戈偃息倉箱之菽麥
豐盈於萬品之瑞靡息一之謹爲之銘曰者降神兮開覺有
情肇登西印兮教化東行之後兮舍利光明一切衆生兮供養虔
誠聖主兮敬其三保五百尺修兮號曰塔形兼兮塋於茲
壤天長地久兮庶幾不傾大夏天慶三年八月十日建右諫議大夫
羊

按承天寺爲寧夏古刹其浮圖倒影尤稱靈異乾隆戊午地震塔寺
並殘毀舊志載此碑文當時已多剝落今更莫可辨識矣雖僞國制

作非闢典禮而寧夏數百年前遺文故蹟欲更求如此一片石不可
多得也不忍割棄仍錄其原文用誌斯寺建造歲月亦考古之一徵
云其瘞佛頂骨曰天佑紀歷歲在攝提乃夏英宗諒祚天佑垂聖元
年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也其藏舍利曰天慶三年乃夏桓宗純祐
天慶三年宋寧宗慶元二年丙辰也

河源記

元 潘昂霄

河源在吐蕃朮甘思西鄙有泉百餘眼或潦水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
里且泥弱不勝人跡近觀弗克傍立高山下視燦若列星以故名火墩
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湍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
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鷺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
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水南來名忽闌又水東南來名

也里朮合流入赤賓其流浪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六七里馬亦可渡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部落糾集木幹象傅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岐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深莫測矣孕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盛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六月見之有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六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既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遠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窮峻水亦散漫獸有犧牛野馬狼狍羱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而越之處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名納隣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

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
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入河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
治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吐蕃等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磧石州
卽禹貢磧石云

莎羅模龍王祠碑記

明尚書王遜

永樂二年冬十月二十八日內使李修召臣遜至樂善堂傳王命曰在
昔嘗夢莎羅模龍神祠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而麗牲之碑未有刻
文故茲命汝臣遜既退伏讀王之夢記曰予以蒐山車次峽口遇天大
雪苦寒心爲人憂夜夢山林謁于神祠不知何神問之守者對曰此爲
莎羅模龍王祠也殿閣門廡金碧粲然典禮者導予登自東階見服霞
帳若后妃者南面而坐旁侍二女前列一几上置牛首拜茵織成山川

五彩狀予欲拜際見衣元衣執圭若王者令人答予拜及去予始就拜
茵有一青衣答拜皆褒拜乃止予欲退際則霞峩者起作仇酒飲予以
辭尋自飲已復仇酒投予知辭不獲竟飲而寤實改元春正月二十五
夜也明日問之地著對曰去此西不三舍信有所謂莎羅模山焉下有
三泉湧出地中雷鳴電迅瑩綠澄清其深巨測而爲莎羅模祈答刺模
失哈刺模三龍王之蟄窟於禱旱澇雨陽輒應一方賴之昔有其祠燬
于元季今存瓦礫而已與予夢符乃嘆異曰人神道殊幽明理一舉祭
在予不可緩也因遣官致祭于往雪寒如昨旣竣事則陰霾四開太陽
宣精春意盎然軍人懼謠予則易憂而爲喜矣揆之夢記是非山林川
澤之神感孚王之憂人亦欲效職封內以禦蓄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
見于夢者若此乎謹按春官太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

今夢記則繫地示其祭有三以狸沉沈祭山林川澤爲血祭醻辜之一
蓋血祭用之以祭社稷五祀五嶽醻辜用之以示四方百物皆所以祭
地示也今夫賀蘭在封內爲名山延亘數百里以限夷夏若莎羅模山
者則爲賀蘭之首峭拔極天巖谷摩豁林木蔽空以逆河流九曲到海
之勢繫祭山林川澤以狸沈者于是乎在西望崑崙乃王母所理陰氣
之都會若王之夢霞帔者豈其闡靈歟不然奚以牛首置几哉以牛在
十二支爲丑土象也矧崑崙又名地首其爲王母闡靈足徵矣若元衣
者卽地著所謂龍王也其神元衣水象也龍爲辰變化惟能以十甲戌
加子至辰爲壬乃水化也以壬加子至辰爲丙乃火化也雨屬水陽屬
火于禱旱潦雨陽而輒應者非繇龍爲辰變化惟能哉若登自東階者
東階以登主西階以登客禮也惟君臨臣則不然辰統于君故登自東

階示主人神可知也若拜茵織成山川狀者亦示山林川澤之祭封內所當舉是故其神之欲食祭際王欲拜闡靈而先令人荅王拜也于際欲退則闡靈者飲以仇酒嘉栗馨香而王竟飲者以明國祚之與地首同其悠久又足徵矣嗟乎爲君之主人神大矣哉是宜山林川澤之神感孚王之憂人亦欲效職封內以禦菑捍患之功食祭無窮故見于夢者若此也記不云乎人神道殊幽明理一王言及此社稷之福直經言也今已新其棟宇舉所當祭臣遜不敏敢措詞哉然職在文學不可以辭竊取左氏傳經之義用釋夢記經言于麗牲之碑且俾後之觀者知所起敬焉辭曰爲夢有三致觭咸陟精神所感得今占吉致出思慮而至有因畫之俯仰爲觭繇人無心感物無所拘滯乃咸陟爲各有其意揆今夢記可謂兼之軍次峽口俯仰在茲雪寒人憂思慮則是神之感

孚有因而至亦欲效職感物無心拘滯何有所夢山林曉茲賀蘭奠安
西夏若莎羅模則其爲亞陰陽二氣金母木公雨暘生物共理西東知
是名山脉來地首國祚足徵與同悠久以人神主實在爲君事見於夢
躬饗綱緝惟仁存心克念王制山川神示舉所當祭道殊理一經言可
尊傳義竊取用釋經言人憂乃仁祭舉乃義請視刻碑可知世世

中路寧河臺記

明翰林王家屏

河從崑崙磧石歷河州注于碣口流經寧夏東南直北穿鄆下其于寧
夏猶襟帶之固也顧自東勝既棄虜入據套中時時猖獗侵我瀕河諸
砦疆事茲棘矣會大中丞羅公以文武雋望被上簡命鎮撫寧夏至之
日率諸將暨憲大夫按行塞西望賀蘭北眺高闕東瞰洪流南游目于
環慶之野還至渡口見津人操舟渡焉渡者蟻集河塲而無亭以守之

則顧謂諸將曰嗟乎天設之險以扞蔽區夏而棄與虜共之又弛要害
不爲備奈何欲郤虜使毋數侵也吾茲揣虜所嚮一旦有變不踰河而
西繞賀蘭之北以臨廣武則有乘長城遡流而南下以窺橫城之津耳
然踰河之虜有河山以闌之有列屯以間之我知而爲備猶距之外戶
也虜即南下地無河山之闌列屯之間颶馳而狎至賊反居內我顧居
外急在堂奧間矣計宜益築長城塞用遮虜使不南下而建亭堠于河
之東涯以護橫城之津此要害之守也諸將敬諾乃約日發卒築長城
塞橫亘凡五百餘里別徵卒築臺河上臺高五丈五尺周環四部之上
構亭三楹廂房四墁前施迤橋數級上嶧嶧翼翼如也外列雉爲城城
周環九十餘丈高二丈四尺繚以重門設津吏及堠卒守焉是役也卒
皆見兵材皆夙具不五旬而告成事衆且以爲烽堠且以爲津亭登眺

其上而山巖隴坂委蛇曲折歷歷在目偉哉誠朔方一壯觀矣憲大夫解君馳狀徵記王子王子曰昔南仲城朔方而獮犹襄重在守也趙沮漳溢之固用能抗秦漢據白馬之津終以蹙項則守要地不固卽列堠亭堠牙錯基布守非不堅顧徒知守彊而不知守要要地不固卽列堠數萬舉烽蔽天安所用之寧夏雖邊鎮而京朝之使藩臬之長列郡之吏下逮行商遊士工技徒隸之人往來境上者繩相屬也有如津吏不戒猝直道路之警曾不得聚廬而託處安能問諸水濱豈惟客使是虞橫城之津危則靈州之道梗靈州之道梗則內郡之輸輓不得方軌而北上而寧夏急矣此公所計爲要害者也人見是臺之成居者倚以爲望行者恃以爲歸乃指以爲烽堠以爲津亭嗚呼公之意豈直爲烽堠津亭計哉公甓坐鎮城石甃閘壩築控夷堡修勝金關建庚興學疆理

之功不可殫述述其防河者如此後之登斯臺者尙其有味乎余言
重修儒學碑記 明大學士彭時

寧夏古雍州之北境漢朔方郡地其地背山面河四塞險固中國有之足以禦外夷外夷竊之足以抗中國其形勢之重如此自元得之爲寧夏路我朝平定天下改寧夏府尋以其地密邇戎疆盡徙其民於内地置兵衛以守之而又蒞以親藩總以內外文武重臣於是城郭之固人物之殷兵馬之雄壯屹爲關中巨防矣其學校設自永樂初年蓋以地雖用武而人不可不知禮樂也列聖相承教養作興歲久益備士之由科目爲世用者彬彬有人惟是廟學因陋就簡弗稱觀瞻識者病焉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公奉命巡撫寧夏志欲興修與鎮守總戎議克合乃盡撤其舊而新之故所有者悉弘其制其無者今備其規至於聖

賢像貌亦皆繪塑儼然始事於成化六年越秋九月而告成自殿堂門廡以至齋舍庫廩凡爲屋幾百餘楹材出於山工出於庸資用出於經畫之餘官不費而人不勞何其成功之敏且速也使來徵記予惟學校王政之大端所以成人材厚風化實本於此是以天下郡縣無處無學而爲守令者亦未嘗不以興學爲首務當張公舉事之初或疑邊方非郡縣比受任守邊宜以練兵講武攘外安內爲急而學校文事也差可少緩殊不知文武一道學校之所教者非特詩書禮樂雖干戈羽籥亦在焉凡有事出征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則以訊馘告何獨一於文而已借曰今學校之教與古不同然寧夏衛學徒皆軍衛子弟之秀其進而受教於學誦聖賢之書究天人之微明人倫之大會之於心有本原見之於踐履有次第性分固有靡不實得而允踏焉則退而家庭使

其父兄咸知尊君親上之義安民和衆之道志有定而氣不懼則守固攻克其效大矣孰謂邊方之學而可緩耶用是張公深體國家建學養士之意急於興修以感勸人心其真知成賢厚化之要者哉予故特書爲多士勸若事詩書科第以徼功名利達者有不待勸而能也此可略公名鑾松江人登正統戊辰進士歷監察御史憲使布政使至今官廉正有爲所在著聲績宜併書於此庶來者有考云

儒學鄉會題名記

明巡撫張鑾

聖朝法古致治尊賢育能凡遐陬僻壤莫不建學以甄陶士類望當世之用太平之具也若寧夏地隣戎境古設爲郡縣而人雜戎夷逮我列聖敷布威德不冒邊隅昉於洪武設軍衛屯兵以扞虜復慮戎伍之中不可不使知禮義故繼設學校以崇文事凡閭閻俊秀咸遣入學俾知

周公孔子之教仁義禮智之道處也足以修身以立本出也期能治人
以適用由是風俗休美賢雋彙集登科入仕者能與中州齒可謂極盛
而無以加矣成化六年庚寅秋余撤學之舊殿宇堂齋而一新之學舍
既完遂以前人之出自科目者皆列名於堂壁慨非永久之計乃經畫
堅石命訓導趙衡考錄其名氏次弟刻之於石以垂永久在學師生咸
謂此亦激勵後學盛事也不可無言以紀其實予惟人才之生鍾靈孕
秀其姿稟固自異於羣輩然又游於學校培之之久教之之詳德性純
而學問博方抱其能售於有司大以成大小以成小各適其用不負所
培之久所教之詳人才若是可見學校之興矣然人徒知才士濟濟爲
學校之興殊不知由在上之人鼓舞之有道而上之所自重焉昔常袞
之在閩以勸學爲已任一時閩人翕然從化而文風大振此其驗也若